

风情万种
金祖峰

□文撰 王铁成



金祖峰乃伊春市金林区金山屯镇境内的一处山峰，之所以称为金祖峰原因有二：其一据考古部门发掘认定，3000年前便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，过着渔猎、农耕生活，他们被认定为金山屯的金祖先人，故称之为金祖峰；其二整座山峰由两条山脊构成，就像是汉字的一撇一捺，山脊内怪石林立，横七竖八，无论从哪个方向望去，都像是一个“金”字，故有了这个称谓。

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北国风专栏

避暑胜地
北极村

□文吴新生 摄郭俊峰

盛夏的南方，热浪袭人，而被誉为“中国避暑胜地”的漠河北极村，却以18℃的清凉、不眠的白夜、浩瀚的林海，向我递来一封避暑的请柬。民宿老板阿华打来视频：“江里的冷水鱼肥了，家里刚刚新酿了蓝莓酒，快来感受一下‘神州北极’的夏天吧！”他家的木刻楞房子就掩映在白桦林边，推开门，满眼都是翠绿与金黄交织的林海，光是看着屏幕，便已觉林风拂面，暑气顿消。于是，不再犹豫，往行囊里装上一卷闲书，出发！去奔赴一场关于避暑、寻北的浪漫旅程。

到达北极村已是第二天的中午。下了车，正准备打听“白桦山居”民宿怎么走，谁知阿华，还有脖子上挂着铃铛尾巴的大黄狗，正在村口等着我。彼此确认过眼神，两只手迅速地握在一起，“算好了，这个点你该到了”，阿华咧着嘴憨厚地笑了笑，随即拿过我的行李，北方人的淳朴，让我顿时有一种归家的亲切之感。拐过两道向日葵簇拥的小巷，悬着红灯笼的木刻楞小房子静静立在眼前。一碗酸酸甜甜的蓝莓茶递到手中，他笑着催促：“喝完赶紧去观景台打卡，这会儿阳光正好。”

揣着手绘的导航图，往村北的小路徐行，道路两侧的白桦林随风摇曳，枝叶发出沙沙声响。登上观景台眺望，黑龙江在这里拐了一个舒缓的弯，宽阔的江面静若处子，幽深的墨绿色江水缓缓流淌。江对岸，是俄罗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，绿意层层叠叠，各色野花肆意绽放。江面上散落着几艘零星的渔船，阳光洒落下来，把渔人撒网的背影拉得格外修长。

北极村不算大，街道朴实又安静，这里几乎所有的店铺招牌，都冠以“最北”二字：最北邮局、最北供销社、最北餐厅……一个个最北，藏着所有人奔赴北疆的向往，承载着人们对远方的期许。

走进最北邮局，人们都在低头书写明信片。一个身上穿着三亚英才小学校服的小姑娘，正在认真填写卡片：“爷爷，我和爸爸妈妈在北极村——祖国的最北端，祝您生日快乐！”一张张写满温情祝福的明信片，盖着最北邮戳，从此出发，翻山越岭，去往有亲人等候的地方。

顺着小径，慢悠悠地闲逛，走到一个筑着矮墙，铺着灰砖的小院，小院门楣上悬挂原木色招牌，四个烫金大字格外醒目：最北餐厅。后厨的柴火灶烧得正旺，木柴在灶膛里噼啪作响。一口硕大的铁锅中，新鲜的黑龙江冷水鱼正在慢炖，咕嘟咕嘟的气泡，裹挟着浓郁的鲜香四处飘散。老板一会儿给厅堂、厢房里的桌子摆上碗筷、杯盏，往碟子里倒花生、瓜子，一会儿跑到厨房看看冷水鱼炖好了没，蟹虾下锅煮了没，招牌豆腐是不是可以撩开神秘的面纱了？他边干活边向客人讲述祖上闯关东的荣光和北极村的过往，一口东北话，淳朴又敞亮。

午饭后，沿着木质栈道缓步前行，路过玄武广场，穿过最北长廊，我徜徉在中国北部的光影间，像栖于虚幻里，时间又轻又缓，脚步不疾不徐，或停下，倚栏听松涛阵阵，或俯首，看阳光一寸一寸移动。在北极村，你不必装绅士淑女，尽可在白桦树下躺平、摆烂，让清风肆意亲吻你的每一寸肌肤。

撒上一把粗盐调味，便能激发出鱼肉本身的鲜香。烤至外皮酥脆，内里的鱼肉依旧鲜嫩多汁，口感绝佳。

七星广场的篝火燃起来了。木柴燃烧发出清脆的爆裂声，炭火上烤制的大马哈鱼香气四溢，淡淡的白烟随风飘散。年轻的男女老幼围坐在篝火旁，品酒吃鱼，四处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不远处，金发姑娘拨动着手风琴，悠扬的音乐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缓缓响起。婉转的俄罗斯歌声揉进林间的松涛声里，在朦胧暮色中温柔回荡，这一刻，人们正沉浸式体验什么叫“夏正长，夜未央”。

午夜的北极村，天空仍未完全陷入漆黑，天色如同暮春傍晚的黄昏。天际浮着一层浅浅的淡蓝光晕，只剩寥寥几颗星星星固固地嵌在天幕上闪烁。倘若运气好的话，还能邂逅难得一见的极光，青绿、淡紫色的流光划破夜空，在天幕上自由舒展，梦幻又震撼。

前方不远处，几名游客举着相机，反复调试参数，只为定格白昼独有的绚烂。忽然，人群中有人惊呼：“快看哪！晚霞和朝霞连在一起了！”向西望去，云层还残留着落日的玫瑰色余晖；东边天际，已然泛起清晨的鱼肚白。白昼与黑夜彻底相融，天地把一整日积攒的温柔景致，毫无保留地馈赠给每一位旅人。

相较于繁华喧闹的城市盛夏，北极村的夏天没有

感受虎林
山水之美

□文/摄 武苗苗



虎林境内的夫而农湿地。

提及位于虎林市虎头镇的乌苏里江，人们耳畔总会响起《乌苏里船歌》的旋律，“乌苏里江来长又长，蓝蓝的江水起波浪”，这句歌词早已成了人们对这条江最鲜活的印象，像一枚温润的印章，刻在关于东北风光的记忆里。

漫步江边的最佳时刻，当属夜晚，感觉最为舒适。白日的喧嚣如潮水般退去，人群的熙攘消散在暮色中，江畔终于回归本真的安宁。江面波平如镜，没有白日里的壮阔奔涌，却透着一种沁人心脾的空旷，仿佛能把人的思绪牵向远方。沿江而行，树影与桥身之间，曲径通幽，安宁静谧。岸边的灯笼颇具江南韵味，玻璃灯罩裹着一层朦胧的光，幽暗却不微弱，柔和得不会刺痛双眼，只在夜色里晕开一圈圈温柔的光晕，把江风都染得柔和绵软。

离江不远处，“天下第一虎”雕塑巍然矗立，作为虎头旅游开发区的标志性人文景观，它自带一股震撼人心的气势。整座虎雕以纯铜板铆制焊接而成，体型之巨堪称独步天下，“天下第一虎”的名号名副其实，早已被载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。站在虎雕下俯瞰，下方一片不规则形状的草坪绿意盎然，十二属相雕像环绕其间，或憨态可掬，或威风凛凛，个个栩栩如生，连毛发的纹理都透着灵动，让人忍不住驻足细看。

乌苏里江边的虎头植物园深处，一座观光瞭望塔静静伫立。拾级而上，登顶的瞬间便被眼前的奇景惊艳到了，乌苏里江在此呈现出“一江两色”的绝妙画面，清幽分明的江水蜿蜒流淌，隔江相望，便是俄罗斯的边境城市。那一刻忽然懂了“异国他乡永远很远，故国旧地永远最亲”的深意。一江之隔，遥相呼应，这边是故土的烟火，那边是异域的风光。一江相望，山水遥遥，此地是天，彼处是地。成了乌苏里江独一份的天然景致，带着几分苍凉的浪漫。

自然风光里，湿地被誉为“地球之肾”。虎林境内的大面积湿地，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宝藏，藏着东北边疆最纯粹的绿意。虎林湿地的壮阔，唯有亲自方能体会。站在观光楼上极目远眺，心会不由自主地被那片高远与旷达所震撼，忍不住发出惊叹。没有炊烟袅袅的人烟，没有漫天飞扬的风沙，目之所及全是层层叠叠的绿。浅绿、深绿、墨绿，像一块无边无际的翡翠，一点点浸润着眼眸，连呼吸都变得清新起来。

水草在湿地间自然勾勒出轮廓，蜿蜒缠绕，柔缓相连，没有山的阻挡，没有海的波涛，却凭着那份天然的雅趣与满眼的绿意，自成一派风情。望着这般景致，会忍不住赞叹造物主的神奇，竟能将大地雕琢得如此葱郁。心也在这一刻沉静下来，忽然明白纯粹的意义，原是历经沧桑桑田后，仍保有的那份安之若素、纯净如初。

顺着观光楼的栈桥往下走，木质的栈桥本就带着江南小桥的通幽意趣，一路延伸向湿地深处，仿佛要把人引向童话般的秘境。栈桥两侧树林密布，鸟鸣清脆，青草的香气伴着湿润的水汽扑面而来，每一步都是与自然的亲密相拥。走到平地时，视线豁然开朗，美景再次闯入眼帘，蓝天明净得像一汪澄澈的湖水，没有一丝杂质；白云朵朵悠悠飘荡，蓬松得仿佛伸手就能触到那份柔软。令人惊叹，原来蓝天白云可以这样近，近得仿佛天涯海角就在咫尺之间。栈桥旁，几座凉亭静静伫立，与栈桥相连，成了游人歇脚的好去处，也为这幅绿色画卷添了几分雅致。

若恰逢夏日，栈桥上有女子撑伞走过，那画面便更添风情。袅袅婷婷的身姿，柔柔依依的步态，飞舞的纱裙，艳丽的衣衫，在青山绿草间划出一道灵动的弧线，把夏日的鲜活与浪漫都揉进了这方天地。此刻，所有的烦恼都如烟般消散，浑然忘我间，凡尘俗事已远，只剩天高云淡的澄澈；繁华璀璨不再耀眼，只剩翠绿明亮的诗意。

在这里，你可以肆意奔跑，感受风拂过耳畔的自由；可以慢慢散步，细品草叶上的露珠；可以放声高呼，让声音融进湿地的辽阔；也可以轻声低语，与自然交换心事。每一种姿态，都让人沉醉其中，流连忘返，不忍离去。

这份纯净的美，总带着一丝微妙的“疼”。像薄如蝉翼的轻纱从眼前掠过，留下一抹不着痕迹的忧郁。世间没有哪一场相遇，能如此轻易填满心怀；没有哪一次分离，会让人如此悲痛割舍。可终究，曾与这片湿地、这条江、这方土地有过这样一场深情的遇见，便足以让人此生无悔无怨。



游客们在北极村七星广场上合影留念。

灼人的酷暑。它不同于江南盛夏的潮湿闷热，也区别于中原夏日的热烈滚烫。这片静谧的北疆大地，以遍野绿意、澄澈江水、舒卷流云和白夜的温柔，将夏日所有美好，凝练成一帧帧无需滤镜的人间山水长诗。

离开时，我带走了几袋野生榛蘑、一罐蓝莓酱和满襟清凉。其实，来北极村避暑不仅仅是逃离炎热，更是为了走进一种古老的时间哲学。在这里，人们不用看表，而是看日影在白桦林间的移动，看江水舒缓地呼吸。这种哲学，是对快节奏生活的疏离，是对自然时序的敬畏与臣服。在悠悠江水与无边林海里，把浮躁的灵魂安放在这漫长的白昼与温柔的暮色之中。

盛夏，来北极村，有凉风如水，有阳光纯粹，真好！
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